



4400平方米,别样的“警汪”世界

季张颖

在崇明东平镇东北部，远离城区的荒野田间附近，有一处特殊的“圈地”：4400平方米的区域范围内，崇明公安分局警犬基地就坐落于此，16条警犬、18名训导员组成了这个特殊的家庭。7月初，我有幸跟着刑侦总队赴崇明采访，生平第一次走进这个“警汪”世界。

说来有趣，采访之初，我对“警汪”的印象大概就停留在“国家公务员”的层面上：他们身穿酷帅制服、吃着“国家粮食”、时不时需要外出执行公务……但基地警长倪波涛开门见山就告诉我：“警汪公务员”也不是那么好当的。

对于警汪们而言，要成长为能够战斗的“钢铁侠”，首要的考验就是面对日复一日的枯燥训练。因为它们肩负着反恐安保、缉查毒品、刑事侦查和日常巡逻等重任，实际工作中各种环境和气候又都不一样，所以在平时的训练中尤其要强化它们的应对能力，比如风雪交加的冬日、炎炎酷暑的正午，甚至是电闪雷鸣的夜晚，它们都需要一一适应。

而与训练相伴的，是一次次警情下的“公务”，在一线冲锋陷阵，这其中的危险

系数可想而知。

缉毒犬 Lucky 眼角的伤就是执行公务的过程中留下的。去年秋冬之际，数名缉毒民警在办理一起案件中对一名涉毒人员所驾驶的车辆进行搜查，可现场搜查了长达2个多小时却仍然无果，Lucky赶到现场后不出3分钟，就对该车辆的扶手箱作出示警反应，随后扒开扶手箱皮层，查获毒品72余克。可也就是在这次任务中，Lucky的眼角被异物划伤，至今还留有明显的伤疤。

更让人心酸的是那只牺牲时仅有2岁的马里努阿犬“河马”。在去年盛夏一次搜寻任务中，“河马”和他的训导员等人迷失在芦苇荡中，在当天超过40摄氏度高温的炙烤下，中暑的“河马”没能熬过去，在送医途中断了气……倪波涛记得，在将“河马”送回基地时，所有的训导员都哭了……

“它们像是我们的孩子，朝夕相处的过程中，彼此之间总是会有很深的情感。”听着这样的话，突然也就能体会，在这个特殊的“警汪世界”，也许最别样的就是人与动物之间超越语言的本真情感。

塞上行

夏天

7月中旬，因参加“七五普法全国法治报社长（总编辑）塞上江南行”采访报道工作，我得以从闷热潮湿的东海之滨，来到天高气爽的塞上江南，展开为期一周的“塞上行”。

从久远的史书记载中，我知道这里是迷雾缭绕的西夏故国。从元昊时代与宋、辽两强三足鼎立，到坚持“活”过北宋、辽、金数代同期王朝，直到在大元铁骑不可抗拒的洪流下国破——那些早已消融在历史中的党项先民，在这里留下了如贺兰山般坚毅的背影；我亦知道，这里的固原、中卫等地名，均直接传承自明朝“九边”重镇，传世名画《平番得胜图》对此地的军事活动均有写实描绘。

而眼前，我看到的是街道整洁、高楼林立、自然景观与人居和谐共存的现代城市。往昔肃然萧瑟的边塞早已不复存在，

各民族的符号、文化在此有机融合，自成生态。

以银川为例，这座200万人口的大城市一点也不显得拥挤，在多数时候，这里都有了一份身处“北上深”感受不到的闲适。

通过这些天的走访，我更领略到自治区从顶层设计，到基层组织对法治精神的尊重、贯彻。这里的法治建设，从服务意识到科技融入，都与我在上海的采访见闻处于同一维度。

遗憾的是，虽身处“大白高故国”，可这一周宁夏行，行程安排十分紧密，采访团不是在采访地点，就是在采访途中。最终我连与驻地一街之隔的自治区博物馆都未去成。可若抱着“随遇而安，处处是景”的心态回顾，采访途中自己看到的贺兰剪影、盐池护路景象，亦有着别样的壮丽。

工作教我的二三事

张叶荷

转眼四年时光过去，已经不再是那个需要小猪佩奇来证明“社会性”的学生了。说来可笑，记得大学的某一堂课上，我曾信誓旦旦地说：我将来一定不会做记者！而现在我努力的方向恰恰是一名记者，被现实“啪啪”打脸。

从六月到七月，从学生到见习记者，变的是身份，扩大的是眼界，而工作也在短短一个月中教会了我很多。

工作不会等你成长，这是工作教我的第一件事。

“我们更想找一个有相关从业经验的人。”原先谈好的就业公司就这样婉拒了我。从刚开始的愤怒、不明白到后来的理解，我经历了很多的心理变化。后来我才发现，这种矛盾是普遍存在的，公司要的是一个可以马上上手干活的人，而找一个没有经验的应届生代表着将要付出三个月乃至更多的时间进行培训和带教。所以，珍惜一份能够激励你、带领你成长的工作是多么重要。

工作要多主动，这是工作教会我的第二件事。我问过一位老师，以前实习的时候，大部分的时间都坐着发呆。那位老师告诉我，实习生是来学习的，如果不主动去请教，人家又为什么要主动来教你呢？突然间我恍然大悟，自己的主动性真的太

差了。从学生转换成社会人，在这一个月里,这份工作带给我最大的感受是:一半的时间在外面跑加一半的时间在办公室写稿。工作很充实,脑容量一直在被“强行”扩容。好像这样也就能深切感知书本上写的：当记者要脑筋能想、腿脚能奔走、耳能听和手能写的意思。

工作的时候，思想要有高度，切入点的角度却要尽可能地小，这是工作教会我的第三件事。

刚进报社，看到一个事件总觉得什么都想写，结果写出来的总是不尽如人意，不是过于详细就是抓不住重点。当看到一位老师只留下了我的日期和第一句话，三下五除二地地把我800多个字的稿子改成100多字的稿子时，我就知道自己写了多少的废话。从那时候起，我就时刻告诉自己，写稿子，自己的思想要有一定的高度，切入点的角度却要尽可能的小，毕竟报纸的版面有限，哪能什么都写却没有针对性呢？

时刻感受到自己的脑容量在被“强制”扩大或许是我对这份工作的最大感受，我十分珍惜这种一直在学习的状态，同时我也希望这种感觉能够一直贯穿我的工作生涯，时刻学会从每一件事中有所习得，做个时学时新的“社会人”！

魔都的“结界”

王睿卿



后来才知道,不是我们高估了“安比”的威力,而是我们低估了魔都“结界”的“法力”。

翻开我们周日的报纸，原来“结界”如此强大：截至22日零时，全市各级防汛部门共组织撤离安置192727人，人员撤离安置工作全面完成；公安消防部门投入6万余名公安民警及消防官兵，道路交通秩序基本正常；住建部门督促全市8300个建筑工地全部停工，安排人员全部撤离；交通部门采取部分高速公路限速行驶措施，东海大桥、G40长江大桥、崇启大桥封闭，崇明三岛、东金线、东复线、杨复线等轮渡全线停航；海事部门组织避风进港船只2011条；绿化市容部门修剪加固行道树5.5万棵，清理进水口垃圾7.6万余个。轨道交通对3条线路进行调整；市防汛指挥部对全市500多个易积水点位开启实时监控，全市100台大功率移动泵车、100多支抢险队伍全部集待待命，驻守在各易积水点……

“都说魔都有‘结界’，让台风总是擦肩而过；亲身经历才知道，这‘结界’就是每个涉及到的岗位上，都有一个人在‘发力’。”一位上海市民在某媒体平台留言说道。

感谢这位市民，说出了我的心里话！

风云际会浦江平

汪昊



纽约城一瞥，一座矛盾的城市

刘欣楠



有人说美国是天堂，也有人说美国是地狱。我看了觉得既不是天堂也不是地狱。论城市面貌，人文风景较为陈旧，不如我们的苏杭秀美，也不如上海的壮观，更没有北京的宏伟壮丽。诚然也不是地狱，虽然街头仍有不少流浪汉，虽然存在1%的人占据着99%的社会财富，但那里的人还是普遍享受着工作、学习、生活的自由。

其间感触最深便是纽约城。纽约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地方呢？繁华匆忙？奢侈优雅？就像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样，一千万个人眼中也有一千万个不同的纽约。至于在纽约待了三天，在我眼中，它的模样是……

纽约的格林威治村。百年历史的老房子，爬满藤蔓的砖墙，阳光，树木，落叶。有一些无心赚钱的穷艺术家们，他们整天晃在这老旧的街道上，在敞开的木窗子前写作，在窄街角上幽暗的咖啡店里展出不为卖钱而作的画。但这里可以说是艺术与金钱的战场。因为在这里你会明白，金钱不是万能的。可是，纽约却是一个物欲横流的城市。格林威治村与整个纽约市的这种矛盾现象，真真的是有趣，耐人寻味。

纽约城的地铁。和亚洲新兴城市的地铁线

路不同，纽约地铁看起来相当狭小老旧。昏暗的灯光配合着摇晃的车厢，月台上的涂鸦和气味虽不讨喜却很相配，剥落的墙面掩护着偶尔路过的小鼠……这个隐藏在地下的巨兽从1904年开始就推动着纽约城不断向前。但113岁的高龄也让它的设计缺陷越来越明显，从纽约这座城市繁华下到地铁的残破，这种矛盾的对比甚是有趣。

自由女神像。作为美国精神的代表，寓意“自由照耀世界”，讽刺的是自由女神像是法国出资建造，由埃菲尔铁塔的设计者，法国土木工程师古斯塔夫·艾菲尔设计，耗时十年完成的。

归零地。也就是“911”事件中世界贸易中心遗址。当初的双子塔矗立,如今的废墟残垣遍地。起重机、挖土机、卡车、建筑工人……作为游客的心情都沉重,更何况美国的人民。

中央公园，有“纽约绿洲”之称。公园面积为：南北长4公里，东西宽800米，占地面积达843英亩。这里有树林，湖泊，草坪，甚至还有农场和牧场，与车水马龙的纽约城形成鲜明的对比。

这一趟纽约3日行下来，我只剩感叹：这真是个矛盾的城市。